

严歌苓： 创作取决于你有多单纯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3月30日至31日，严歌苓应邀来琼参加第二届中国(海南)电影投资高峰论坛。

这是严歌苓第一次来海南，3月30日下午，当在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看到电影《芳华》的拍摄地时，严歌苓显得有点激动，芳华小院里的游泳池、练功场、女兵宿舍仿佛把她的记忆拉回到少女时代。



严歌苓海口读者见面会现场。
陈小刚 摄



严歌苓在海口。 徐晗溪 摄

我不是很在乎票房

记者：您曾说过《芳华》是您写得最诚实的一本书，您觉得电影对小说的还原度怎么样？当时想到过会有那么高的票房吗？

严歌苓：我觉得完成难度是非常高的。当然了，小说的时间跨度更大，电影虽然受客观限制，但也还原了干净的气氛，还原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干干净净的青春的形象。

其实一个东西只要是好的，就会有观众。我并不是特别在乎票房，因为票房跟我的实际利益是没有关系的。我只是希望小刚能有很高的票房，正如当年我希望张艺谋导演能有好的票房一样。

实际上，我个人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上。当然，电影的票房很高，我的读者群就会扩大，这是个好事。

移民是很多故事的来源

记者：您被认为是“新移民文学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您觉得这种身份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？

严歌苓：最开始到美国留学，后来移民到美国，我觉得作为新移民，完全打开了我生活的另一个层面，是我很多故事的来源。因为我觉得作为移民，我们是非常边缘的一种人，内心非常敏感。

首先你作为移民，你的母语不是人家语言主体里面的主角，所以内心的语言就特别丰富，有很多东西不做移民是感受不到的，包括这种表达的错位，甚至有一种屈辱感，这些都是你在自己的国土上、自己的祖国不会感受到的。

因一个咖啡壶被老板责骂

记者：听说您刚到美国时，日子过得特别苦，还有过洗地板打工的经历？

严歌苓：那时候我们很苦，没有钱。但出去之前我在中国是很有钱的，那时最早富起来的人叫万元户，而我当时一部长篇小说卖了一万元，我写三部长篇小说就有三四万块钱，但

到了美国，这点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，我上一个英文强化班就花掉了3500块钱，所以你要去打工。

打工在留学生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就因为打工，我才有这种普通人的平常心态，你才会知道被老板和雇主责骂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当时我在一个餐馆打工，那天下午值班，我把咖啡壶放在火炉上煮忘记关了，壶在火上烧了一夜，咖啡烧干了，壶也烧裂了，这种情况就像闯了一个巨大的祸，老板非常生气，让我拿工资赔。

在此之前，我在国内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一个会员，得过好几个文学奖，如果是在国内，不会因为烧坏一把壶被老板这么责骂，这种感觉非常切肤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，没有真实的生活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的。

我会一直写下去

记者：您有什么写作习惯吗？在写作上有什么秘诀吗？

严歌苓：我也没什么秘诀，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有位俄罗斯教授教我们俄罗斯经典文学课，他常说，世界上每天有几千万本书出来，你怎样能够决定你这本书在几千万本书中是有价值的。当我决定一本书应不应该写，我会想这个形象是不是在我其它书里已经写过了，像刘峰与何小曼在我其它小说里就没有存在过。

现在我的社会活动在可恨地增加。我是希望再多一点时间，因为我感觉每天读书、看一部好电影或者回顾老电影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如果在创作期里，我每天都会创作，没有周末，每天8点半、9点，开始坐在书桌前，一直写到下午一两点钟结束。

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有多单纯，你的心有多么地全身心投入。一般早上起来，我很少去看微信，因为看了以后，就有杂事，纷扰太多了，所以我一直到下午一两点钟以后再看。从我现在来讲，我的体力和精力非常饱满，我每天跑步，隔一天快走六公里，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，可能以后写的密度会低些，但会一直写下去。■

印象严歌苓： 成功秘诀是“守得住”

成功秘诀是“守得住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第一次见严歌苓是在第二届中国(海南)电影投资高峰论坛上，她一袭白裙，头发梳成一个简洁的发髻绾在脑后，看起来简洁而优雅，她耳朵上戴着一对很有设计感的耳饰，为整体造型画龙点睛，很是别致夺目，一如严歌苓的性格。

她私底下很安静，身边跟着一男一女两位助理，严歌苓很少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两位助理闲话家常。她告诉记者，在美国时，她常常参加女友们的“茶话会”，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讲琐碎的日常生活，很多小说故事就是在这样的闲聊中获得创作灵感。“你要很包容，包容一切，才会打开视野。”

“如果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，你们剪掉就好了。”在海口时，严歌苓的日程排得很满，一个录影接着一个，她看起来如水一般优雅温柔，但很敢说，用细细的音调说出很有力度的话语，有种与她气质不相符的犀利，或者可将之理解为一种女子独有的柔韧，她很有力量，只是用柔软来表达这种生命力。

一般大家形容某位女作家是美女作家，多是相对于才华，长相还可以，而严歌苓却是有如此的才华，却还同时这般的美貌。她应该是个极自律的人，整个上午，从开会到接受采访，数个小时内，她的腰背一直笔挺，穿着很高的高跟鞋，走起路来风姿摇曳。

虽然她说她爱芭蕾舞芭蕾舞不爱她，但透过她的仪态，还是可以想像她当年舞台上的风采，十年的文工团生活，对她来说，不止是“芳华”的记忆，那时的严歌苓应该是位很优秀的舞者。甚至到现在，她还保留着很严苛的运动习惯，四肢纤细而修长，令人感叹这是一位历久弥新的美人。

“如果有空闲时间的话，我喜欢跟我的两只狗玩一会儿。”“创作期，严歌苓每天八九点钟起床，一直工作到下午一两点钟，中间她会切菜、做饭当成一种放松。她说，如果让她任性地生活，她只想写作、看书与看电影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，而不是“可恨”的社会活动。

“社会活动在可恨地增加”并不是严歌苓的戏言，在海口开会期间，不断地有读者找她合影，抱一摞书找她签名，甚至连上洗手间都有人跟着找她说事。她看起来并不擅长拒绝别人，当记者提出采访请求时，她先是婉拒，但当记者告诉她这次采访已经约了好几个月，严歌苓便立刻答应接受采访。

“我们不审任何记者的稿子，随你们根据采访情况写。”当记者把写好的稿子传给严歌苓的经纪人，对方如是回复。许多以文为生的作家都很在乎见报形象，而严歌苓似乎把严格的要求留给了自己，对于别人如何演绎她，那似乎是与她无关的事情。

这让记者想到她说的那句“我并不是很在乎票房”。对严歌苓来说，她只是一个小说家，她在乎的是如何写好作品，讲好故事，如何用作品立世，而不是像商人那样逐利。“还是得守得住。”很多人追问严歌苓成功的秘诀，也许这句“守得住”就是她的“秘诀”。■



《芳华》封面。

《陆犯焉识》。